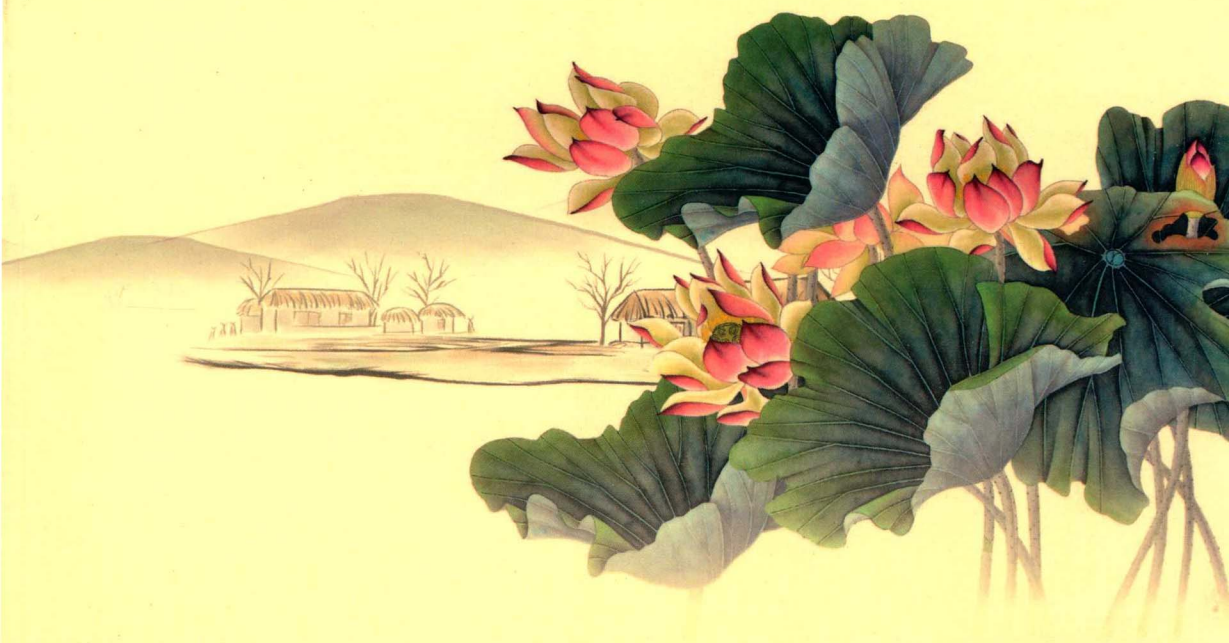




荷花淀派

名家名作精读

下册

苗雨时 许振东◎主编

贺 莹◎编著

HEHUADIAN PAI
MINGJIA MINGZUO JINGDU



荷花淀派

名家名作精读

下册

苗雨时 许振东◎主编 贺莹◎编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荷花淀派名家名作精读: 全2册 / 苗雨时, 许振东主编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7. 8

ISBN 978-7-5511-3612-9

I. ①荷… II. ①苗… ②许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94987号

书 名: 荷花淀派名家名作精读 (上下)

主 编: 苗雨时 许振东

编 著: 王 宁 贺 莹

策 划: 张采鑫

责任编辑: 李 爽 梁 瑛 刘燕军

责任校对: 李 鸥

封面设计: 景 轩

美术编辑: 胡彤亮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1/32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34

印 刷: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×1020 1/16

印 张: 50

字 数: 720千字

版 次: 2018年8月第1版

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3612-9

定 价: 120.00元 (上下)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Contents | 目 录 |

001 荷花淀派综论 / 苗雨时

001 孙 犁

002 芦苇

006 女人们（三篇）

016 走出以后

025 琴和箫

033 丈夫

041 荷花淀

——白洋淀纪事之一

050 芦花荡

——白洋淀纪事之二

058 钟

077 “藏”

091 嘱咐

102 纪念

114 光荣

130 蒿儿梁

142 吴召儿

153 山地回忆

| 目 录 | Contents

- 161 秋千
170 亡人逸事
176 村歌
232 铁木前传
286 风云初记（梗概）

321 刘绍棠

- 322 青枝绿叶
339 摆渡口
348 大青骡子
358 运河的桨声
466 蒲柳人家

531 从维熙

- 532 七月雨
542 夜过枣园
549 远离

561 韩映山

- 562 鸭子
570 作画
581 日常生活



Contents | 目 录 |

593 采菱村

675 房树民

676 引力

688 罗老八和女儿

703 冉淮舟

704 家乡梦

709 贾大山

710 花市

719 铁 凝

720 哦，香雪

733 莫 言

734 民间音乐

753 贾平凹

754 满月儿

766 后记



刘绍棠 / 作品精读

刘绍棠（1936～1997），河北通县（今北京通州区）人。“荷花淀派”的代表作家之一，“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”创立者。1949年13岁读中学时开始发表短篇小说。1952年发表成名作、短篇小说《青枝绿叶》，被叶圣陶选入高中语文课本。1957年发表小说《田野落霞》《西苑草》及一些论文，被错划为“右派”，中断写作22年。1979年平反后发表大量作品。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文联委员、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员、《中国乡土小说》丛刊主编等职。著有短篇小说集《青枝绿叶》《山楂村的歌声》《中秋节》《蛾眉》等，中篇小说《运河的桨声》《蒲柳人家》《瓜棚柳巷》《苻水荷风》《小荷才露尖尖角》等，长篇小说《春草》《地火》《狼烟》《京门脸子》《豆棚瓜架雨如丝》等，散文短论集《我与乡土文学》《我的创作生涯》等，以及《刘绍棠文集——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》十二卷。作品题材多以京东运河（北运河）一带农村生活为题材，格调清新淳朴，乡土色彩浓郁。

青 枝 绿 叶

一九五一年阴历六月，是毒热毒热的天气。

从地里收工回来，互助组^①组长春果的浅花褂子，被潮得裹在身上，一双黝黑的小辫子，也热得盘在脑后。副组长宝贵跟在她身旁，嘴里含着一片谷叶子，慢慢地往回走，说：“你回去劝劝永春嫂，别让她再下地，五个月的重身子，提防累出好歹来，这是你们妇女的福利问题。”春果点着头：“是咧。”又回头嘱咐宝贵，“你多跟永春讨论讨论，今晚那技术学习充充实实的；紧跟着就开展比武夺魁，省着再费一道手续——又开个动员会。”宝贵说：“好吧！我到河边玩一会儿就麻利回来。”说完，就学着布谷叫：“赶快布谷！”奔河边去了。

李满囤老婆挺着大肚子，靠着篱笆泡烟水，满脑袋汗珠子，雨点似的落在桶里，“叮叮当当”地直响。她看清春果，笑着说：“宝贵喊你哩！”春果回头看看，宝贵早不见了，只是紧接着学布谷叫，满囤嫂哈哈大笑起来：“你听！宝贵一劲朝你喊：‘光棍好苦！光棍好苦！’”春果也笑了，指着她脸说：“你这贫嘴老婆！”

宝贵跟春果都刚十九岁，一根蔓上两个瓜，他俩真是脸对脸长大的。

① 互助组：20世纪50年代初，我国农民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自愿组成的农业生产组织，在劳动力、农具、牲畜等方面互助合作。

前年春天，一块儿入了团；起初联络几家帮工搭套，辗转组织起互助组。今年三月间，春果头个成了候补党员，宝贵也填写了申请表。春果到专署参加过互助组长座谈会，宝贵在农场学习了四十天；从那时起，组里政治技术学习才有个制度。

下晚，大月亮下，村西头河高崖上，互助组技术学习完了，比武夺魁挑战正欢热。永春嫂一旁咬着薄嘴片，眨着眼睛不言语。等大家静下来，她说：“你们是家雀抬杠乱嚷嚷，春果！咱俩劈合同。”

听她这一挑战，宝贵直皱眉头，他看着春果，春果脸上一点不挂急；心里上下翻滚的，却是永春。老婆怀着五个月的孩子，还一股劲地争强，他想提出来，碍着自己是技术员，在组里大小算个头目，不好张嘴。又怕老婆顶撞他，老婆那两片薄嘴，他是服在口上，怕在心里。

永春正在为难，春果说了话：“永春嫂，前晌不是跟你说啦，不许你再下地，留在家里干些零星活，你怎么不听话？”

永春嫂那薄片嘴抢过来：“哟！我又不是千金之体，怎那么娇嫩！人家满囤嫂快生养啦，不是照旧下地治蚜虫！”

“你是明白人说糊涂话。”春果说，“满囤嫂从地里回来，哪回不是龇牙咧嘴！只是家里没人手，不硬强下地，地里就得乱营。单干户跟互助组，这点就瞧出不一样。”

宝贵说：“就是呗！咱组眼下正榜四遍。大家稍微加点油，就能把你替换下来，你就该安生生地留在家里。身子骨儿是本钱，这工夫你跟它过不去，早晚它也跟你过不去。”

春果跟宝贵这一番话，说得永春嫂闭口无言，她暗里却用手拧永春。永春装出没关系的样子，说：“她自己愿意，就依她吧！”

一个俏皮小伙子嚷起来：“永春嫂！你白机灵，我瞧得清清楚楚，永春大腿快让你拧肿啦！永春，亏你五尺男子汉，也真受得下去。”说得他们夫妻俩脸涨得像红布似的。

大多数组员都说：“留在家里吧！”“人家春果跟宝贵那话正确。”永春嫂还想争辩，春果笑着拦她：“没有你发言权啦！这是大家的决议。”宝贵说：“咱组该立下这个章程。”他瞧了一下那些不发言的年轻

媳妇，“省着日后费口舌。”

夜深人静，大家回家去了。

宝贵夜晚睡在河崖上，仰着脸，瞧着天空，拉长调子，学着布谷叫：“赶快布谷！”春果刚要睡着，听见一声接连一声的“光棍好苦！光棍好苦！”在静静的夜里，声音非常清响。她爬起炕，到河边找着宝贵：“睡吧！别叫啦。”宝贵说：“叫几声怕什么！多好听。”春果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盯着问他：“你心里想什么？”宝贵背过脸去，说：“想咱组哩！一个个心气这么旺盛，秋收一定超过爱国丰产计划。”春果说：“咱俩更要加油，按照区委的指示，往合作社的路上引。”宝贵抢过说：“不止哩！还要朝集体农庄引；到那时节，屋里有电灯，黑夜能演电影，耕种收割有拖拉机；闲着时，坐上农庄的汽车，到北京参观参观。”春果一串铃似的笑个不住声，她推推宝贵：“你想得真是一步登天，这得慢慢来，互助组这个地基砸结实，才能盖上高楼大厦呀！”宝贵笑着说：“有毛主席指引，有苏联的榜样，还不快当。”春果说：“互助组搞得满堂红，往上升到合作社，再到集体农庄；咱们离北京这么近便，毛主席也许抽空来看看，我想那时咱俩也不过三十上下。”宝贵说：“再过十年，你早嫁出去咧！还能老留在家里做闺女。”

春果脸红红，不言语，一个蝈蝈在邻近叫起来。

宝贵回过头说：“不早啦！你回去吧。”春果站起来说：“你也睡吧！别再‘光棍好苦！光棍好苦！’地叫，叫得人心里不踏实；不到二十岁，就担心起这些没影的事来，谁还会眼瞧着你打光棍。”说着，就顺着小道跑走了。

过了半天，宝贵想起春果那话，故意长长地叫了一声：“光棍好苦！”可是春果早睡着了。

二

花开两朵，各折一枝。

永春夫妻散会回家，永春嫂奔村南小道走，永春说：“糊涂啦！这条道绕远。”

“你明白！啰唆什么，走吧！”

永春听出老婆正在生气，便不再搭腔，低头跟在后面。夜晚，这条道最清静，只有他俩脚步“嚓嚓”的声音。永春嫂瞧着四下没人，于是雹子雨似的数落永春：“你是座泥胎？在一旁就不帮我说话。”永春笑嘻嘻地说：“你呀！三十岁的人啦，还是小孩性情，就不知道心疼点自己。”永春嫂气哼哼地一摔袖子：“甬跟我嬉皮笑脸的！”就撇开永春，自己走了。永春在后面笑着说：“嘿！好一个三十岁的娃娃！”

永春躺在炕上，心里暗暗想道：“春果跟宝贵他俩，照顾得真周到呀！咱平日干活没拿出十分劲，总觉自己是技术员，多干不上算，真是自私脑袋！都像我这种脑袋，这辈子也走不到社会主义。”他推推永春嫂，永春嫂已经睡着。他说：“喂！你说状元红旗谁头个抢上？”永春嫂迷迷糊糊地回答：“不是宝贵就是春果。”永春说：“好！你等着瞧。”

第二天清早，永春修理一下锄杠，听宝贵哨子一响，就集合下地了。这块地坐落在运河旁边，四十亩满种棒子，眼下已是暑伏时节，花红线一缕缕地绣出来，黑绿黑绿的豆秧里，开着绛紫色的小扁花；地里冒出闷闷的热气。地头，立着一个高大的木牌，牌上写着黑真真的字，那是这块地的爱国丰产计划。

春果一声令下，一群燕似的，大家扑向地里，起始就像一字长蛇阵，并排着向前；后来，宝贵领在头里，春果赶紧追上，永春透过叶子一看，照着手心唾口唾沫，握紧锄杠，跟了上去。

歇息时，宝贵跟永春平，宝贵让了，状元红旗插在永春地头。在遍地碧绿上面，一片艳红轻轻飘浮。

傍晚收工，永春回到家，坐在葫芦架下吃瓜，永春嫂一边放桌子，一边问：“状元红旗谁拿上啦？”永春装得提不起劲，说：“你猜呢？”永春嫂说：“跑不出宝贵。”永春说：“他抢着一回。”

“那两回呢？”

“那两回呀！嘿嘿！”永春绷不住脸，拍着胸脯，“咱的。”

“你？说瞎话。”永春嫂不相信。

永春急啦：“你这个人，我什么年月骗过你！”

永春嫂知是真的，也按不住高兴：“你这可是太阳从西出来，别乐得驾起云，认不清东南西北，有本事天天保住！”

今天永春嫂特别喜欢，格外给永春炒了五个鸡蛋。

三

天麻麻亮，睡在房檐下的李满囤，早就醒过来。他伸起胳膊，敲着窗棂，吆喝他老婆：“起！”满囤嫂披上褂子，揉着眼睛，嘟念着：“谁像咱家，脸不洗饭不吃，披星戴月就下地，人家春果他们……”满囤说：

“你就会说泄气话，这时劳累劳累，看秋天咱那庄稼！春果他们眼下是挺欢热，鸡多不下蛋，不定搞出什么名堂！”满囤嫂还想说两句，满囤说，

“走吧！亲娘总是疼亲儿，自己耕种顶牢靠。”说着，就直奔河边那五亩棉花地。

水灵灵的棉花，自从上了蚜虫，就像秋霜打过；枝上叶上，一层层的爬满蚜虫。满囤一看，登时青筋暴起，眼睛瞪得滴溜圆，提起一桶烟梗水，生牛似的奔向一垄。满囤嫂累得站在地头，扶着扁担，大口喘气。

太阳露头，地里冒白气，春果互助组也下地来了。宝贵喊叫着：“满囤哥！你们两口子真卖命啊！挑灯夜战！”满囤抬起头，笑笑没言语。春果说：“大嫂快坐月子啦！应该多歇歇。”满囤嫂用袄袖擦把汗，刚要说：“从鸡叫……”满囤瞪她一眼，就憋了回去。

互助组歇头歇，满囤地里还不声不响治蚜虫。春果对宝贵说：“满囤嫂实在够累啦！叫她过来歇歇吧！”宝贵说：“满囤哥怕不高兴。”春果说：“咱俩去。”

他俩刚直起腰，那边突然吵得像热窑似的。满囤蹦跳着，骂他老婆：“懒骨头，我说瞧不见你，原来坐在垄里偷懒！”

满囤嫂坐在地上，嚷叫着：“谁偷懒呀！打鸡叫干到现在，歇会儿都不让，你是存心想把我折磨死。”

满囤还是直劲吆喝：“起来！”满囤嫂说：“我就不起！”满囤说：“不起也得起！”说着动手就扯，满囤嫂也打起千斤坠。

春果跟宝贵赶来了，宝贵把满囤推推搡搡拦在一边。春果说：“满囤哥！你就是老煤油桶——点火就着的脾气。累得慌就歇歇，两口子还能动不动就粗脖子红脸！”

满囤说：“春果大妹子，你看：棉花让蚜虫缠得打蔫，不紧着治就要完蛋；她一死要歇着，歇！秋后你拿筷子支起上膛，坐在房脊上喝西北风！”

春果说：“蛤蟆跳三跳，还要歇一歇。大嫂没几天就要坐月子，真累出好歹，你的急处更大。”

满囤嫂鼻头一酸，眼圈儿一红，朝着春果诉起苦情：“春果大妹子！人家永春媳妇多福气，刚五个月就不下地，我好苦呀！”眼泪“啪嗒啪嗒”落在衣襟上。

满囤蹲在一边，闷着头，一锅一锅地吸起旱烟。在浸过烟水的棉杈上，蚜虫又露出来了……

吃晌饭时，满囤嫂端上香喷喷的菜汤、黄灿灿的饼子，摆在满囤面前；满囤叼着烟袋：“吧嗒！吧嗒！”其实烟叶儿已经烧成灰末末了。满囤嫂说：“吃饭吧！”满囤说：“你说，咱的棉花怎办呀？”满囤嫂说：“大热天，别急出毛病来。过晌我还跟你下地。”满囤摇摇头：“甭啦！你也该歇几天了。我想跟王富家借把喷壶，使唤这个物件，快当得多。”满囤嫂说：“那个小气鬼，你还去找他！春果他们有三把呢！不是张手就借来。”满囤说：“王富小气也要分跟谁，跟咱不会。”吃过饭，他便去借，半晌光景，空手回来了。

满囤嫂说：“我说他不借，你还偏去碰钉子。”满囤说：“这家伙日子越过越旺，却变得不懂情面，咱家的东西，永远不许借他！”

晚上，满囤翻过来转过去睡不着，棉花上的蚜虫，像是钻进他的心窝里。坐起来，想去找宝贵，几次三番又躺下：“春天劝咱参加互助组，咱一死不肯，说是单挑鞭满顶；人家表面不露，心里可记下哩，眼下出了难题，再去找人家帮忙，咱脸往哪搁呀！”

蚜虫在他心口窝爬呀爬，躺不是，坐不是。屋里满囤嫂说：“把被子盖严实，留心房檐风。”满囤说：“你怎么也没睡呀？”满囤嫂笑着说：

“我都睡醒一觉哩！”满囤抬头一看，启明星已经有些偏西，村里叫驴“吼吼”地叫，已经是半夜了。

满囤硬着头皮，来到河崖，宝贵睡得正香甜。满囤把他叫醒，宝贵说：“你还没睡！”满囤叹口气说：“火烧眉毛尖，还能安心睡觉！棉花眼看要完蛋啦！你给想个法子。”宝贵说：“俺家存着鱼藤粉，你再找点煤油，咱俩起个五更，赶紧配药。”满囤笑咧开嘴：“好咧！你安心睡，傍晚时分我来喊你。”宝贵说：“你要忙碌不过来，俺组给你拨两工。”满囤笑着说：“你真把我看扁啦！五亩棉花再整治不了，那真对不起每天三顿饱啦。兄弟！不是大哥吹牛皮，论力气你还得赶个三年五载的。”满囤那股愁闷，好像雨过天晴，他乐颠颠地回到房檐下，脊梁骨贴墙，不大一会儿就睡着了。

四

六月六，看谷秀。

满囤家河边的棉花，好像一丛丛树棵子，四外伸满枝丫，一朵朵淡粉色的花，夜里开得遍地全是。

满囤坐在地边，眼睛眯成一条线，烟袋不离嘴，眼睛不离棉花。赶着胶皮轱辘车的宝贵，路过这里，在半空打了个响鞭，满囤“机灵”清醒过来。宝贵说：“我看你都着迷啦！棉花长得不错，大傻瓜熟落地，真是人财两旺。”满囤从嘴里拔出烟袋，笑着说：“棉花是比往年强些，心里多少凉快点。你配的药真灵验，立秋那天请你吃饺子。”宝贵说：“等大嫂养个胖娃娃，满月喝喜酒吧！”满囤说：“好咧！你套车上哪？”宝贵抓紧缰绳，把牲口拦住：“眼下挂锄啦，河西修工厂，拌三合土用白沙，我这是出车拉沙子。”满囤咂着嘴：“出一个月车，干落也是笔大钱。那些人呢？”宝贵说：“盖场房哪！秋后组里家具多啦，又摊些公份，得有个妥帖地间存放；再说三九天，组里开个会，学习政治、技术，都要占屋子。三五天就上梁，过后到工厂包上半月临时工。”

傍晚，漫天黑云下来了，小风清凉清凉地吹着，庄稼什子唰啦唰啦地

响，满囤赶忙往回走，嘴里打着口哨。村里，小孩们蹦跳着，唱：“大下小下，下到今儿个明儿个，淅沥沥，哗啦啦，扁豆角，架黄瓜……”满囤说：“下吧！六月连阴吃饱饭，一滴雨点一粒粮食。”

大雨瓢泼似的，从傍晚到天黑，还是不止。满囤嫂躺在炕上，肚子疼得她哼哼着，对坐在旁边的满囤说：“快啦！请收生员去吧！”满囤推开门，大雨就像开了锅，震耳响，道上伸手不见掌；他往前跑着，差点跟前边的人撞个满怀，一个女人“呀”了一声，满囤被人揪住。

“谁？”是个女人的声音。

“我是满囤。你是春果吧？”

春果松了手，忙问：“大嫂要生养吧？我们跑来帮帮忙。”满囤说：“正躺炕上哼哼哩！”刚才“呀”了一声的女人，“咯咯”笑起来，满囤听出是永春嫂的声音，心里热辣辣的：“弟妹！黑更半夜大雨天，辛苦你啦！”说着，把身上的麻袋披在她俩身上，自己却顶着大雨，去请收生员。

好半天，春果跟永春嫂在外间屋，听见屋里孩子“哇哇”哭出声来。永春嫂笑着说：“满囤哥！恭喜恭喜。”满囤笑了，大嘴咧得瓢似的，连说：“大家同喜……”

这时雨住了，满天星斗，月亮像盏灯，照亮了院子。满囤推门一看，登时眉头皱起来，刚才那张笑脸，抹上一层青灰。春果说：“雨一住，腰花存水，清早太阳一晒，就得烂掉啦。”满囤说：“就是呗！种棉花顶怕夜雨脱桃。那七亩高粱站在迎风口，准吹得东倒西歪，地带又洼，垄里雨水没脚腕；又要赶紧地排水，又要忙着收拾，唉……”两手捧着脑袋，坐在锅台上叹气。

满囤嫂在屋里清醒着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趁着月亮天，还不麻利下地！唉！都怨你……眼瞧着庄稼受害救不了……”

满囤从屋角拿起铁锨要走，春果拦住说：“你伺候大嫂吧！”满囤站住脚，扶着铁锨，说：“那地里呢……”春果说：“甭愁。明天让宝贵他们去拾掇棉花，他有办法。高粱地也帮你收拾。”满囤一听，眉眼舒展开了，可是又一想，满腔高兴憋回去：“春果，你知道我日子不富裕，这些

人的工钱真掏不起，青黄不接，管饭都犯难……”

“不用！”春果摆着手，“写在借工账上，眼下欠工，秋收时还工。”

“好咧！”满囤笑了。

“还是互助组好哟！”屋里满囤嫂眼睛漂着泪花……

五

清早，李满囤睁开眼，从棉花地的窝棚里走出来，到河旁洗洗脸，就回家去做饭。迎面，宝贵赶着大车，小伙子们坐得满满当当：“干吗去呀？”满囤问。宝贵说：“到河西做工去，你的棉花怎样啦？”满囤说：

“亏得你跟他们几个帮忙拾掇，棉桃结得压颤枝。”宝贵说：“棉花是宗细水长流的活，够你们两口子忙碌的。”满囤笑着说：“只要丰收，日子好过，累点都不怕。”宝贵一摇红缨鞭，大车过桥到河西了。

满囤家的烟囱刚冒烟，春果带着妇女们已经下地了。

半月过去，小雨淅沥淅沥下个不住。好容易盼个晴天，永春套上车，进城到医院给老婆检查胎位。春果去找宝贵：“趁着好天，咱俩也进趟城吧！”于是他俩追在车后，坐在车厢上一同去了。

满囤嫂苍白着脸，给满囤送饭，看见永春嫂坐在车上，头上打着早伞；喊道：“他永春婶！出门上哪呀？”永春嫂笑着回答：“到医院检查去。”满囤嫂说：“你真福气哟！”永春嫂说：“都是春果摆弄我，说实在的我真害怕。”满囤嫂又问春果跟宝贵：“人家两口子检查去，你俩凑什么热闹？”宝贵眨着眼，说：“嘿！两个警卫员陪着，走起来多威势！”春果说：“听他胡扯！眼看就要秋收，进城买些家什。”满囤嫂说：“你们河边那四十亩棒子，秧子小树似的，镰刀不锋利，非得崩刃。”又低声对满囤说：“人家那棒子，一棵秧三两个歪歪着，真是聚宝盆。”

傍晚，大车回来了，车上装着笆筐席篓，还有杈把镰刀；永春嫂挤到车头，春果跟永春坐在两边车辕，宝贵好神气，骑着一头大青骡子，跟在后头。满囤嫂老远就喊：“嘿！买来这些东西。”满囤眼尖，早瞧见那头大青骡子，连跑带颠地跑过来；拉住笼头，掰开嘴岔：“嘿！六口正当

年。”宝贵说：“一百六十万，贵不贵？”满囤说：“便宜。这骡子身挺四膀都好，你俩眼力不差。”满囤嫂看见骡子，叫嚷起来：“哎哟！瞧这大青骡子，真是龙种；秋上一点急甬着。”满囤问：“每家摊几石粮食？”春果说：“半点没掏，用的是那半月工钱。”

车走远了，满囤望着那头膘肥腿壮的大青骡子，露出话口：“还是人家呀……”

六

满囤整天长在地里，一点捞不着闲空；晌午回到家，从满囤嫂怀里接过肉头肉脑的胖儿子——儿子名叫双旺，取的是人财两旺的吉利——亲亲胖脸蛋，抽袋黄烟，自自在在地坐在桌旁喝起汤来。

吃到半中腰，宝贵来了，满囤赶忙让座：“尝尝！煎饼卷大葱，吃个新鲜。”宝贵说：“麻利吃吧！回头咱俩看看你那高粱去。”满囤瞪眼问：“高粱怎啦？”宝贵说：“你这家伙真偏心眼，一心扑在棉花上，就不去照看照看高粱。我打地头路过，一大群鸡正吃豆角，再往里一看，青草夺垄，野猫乱窜；你是顾脸不顾屁股。”满囤已经吃不安心，把碗一推，筷子一撂：“不吃啦！赶紧瞧瞧去。”说着，也不穿褂子，光着脊梁奔高粱地去了。

回来时，满囤眉毛锁个蛋，瓮声瓮气地对满囤嫂说：“过晌你也下地去吧！”满囤嫂说：“孩子呢？”满囤说：“搁家。”满囤嫂说：“他是五岁六岁，放他满处跑，刚刚出满月，撂在家里不是找吓着。”满囤拧着脖子喊：“你是想躲懒，拿孩子当倚仗。”满囤嫂“啪”地把筷子摔在桌上，吵起来：“胡说！老街旧坊谁不知道我勤俭，炕上地下哪样干得比你少！不是我，你能挑起这份家当！”这一叫喊，一个多月的双旺，两手一抓，咧嘴哭起来。

春果听见声音跑过来，把满囤嫂劝到她家。春果抱起孩子，对满囤说：“刚出月的娃娃，你就想摔打他，还早哩！”满囤赶忙解释：“孩子是眼珠，咱会不疼？！可也不能光顾人旺，财不旺呀！真要是那七亩高粱